

汉语表达者系列④

张承志

牧人张承志



修正文库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牧人张承志

张承志 ◎ 著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牧人张承志 / 张承志著. —北京: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, 2004. 9

(汉语表达者系列)

ISBN 7-81085-398-8

I. 牧... II. 张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95504号

牧人张承志

作 者 张承志

责任编辑 文 浪

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

邮 编 100024

电 话 65450533 或 65450528

传 真 010-65779140

网 址 <http://www.cbbip.com>

经 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印 装 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 7.5 插 图 11幅

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1085-398-8/K · 209 定价 1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

关于《汉语表达者》文丛

我们用汉语表达。

我们搜索并记录一切成熟的汉语文学。

或有韧劲的张力,或有绵密的质地,或韵追传统之空灵,或坐实音形义之厚重,或者要看得见当代汉语行进途中体内所散发出的铁质的光芒、或是听得到思想拔节生长,或是破空而出的铿锵音节,以及推动这种流畅叙述所需要的一切颜色、声音、气味、厚度与质量。

张承志小传

张承志，1948 年生于北京，原籍山东济南。回族，信仰伊斯兰教。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、海军创作室、日本爱知大学等处。后均退職，现为自由的职业作家。1978 年开始笔耕。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，第二、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已出版著作 30 余种，代表作品集有：小说集《张承志集》（1993）；《清洁的精神》（1994）；诗集《神示的诗篇》（1991）；文集《张承志作品集》（1995）；以及包括未来作品在内、全部著作中最重要 的《心灵史》（1991）。





目 录

西省暗杀考 1

黑骏马 55

残月 112

哈拉戈壁 123

亮雪 136

晚潮 146

九座宫殿 155

白泉 173

废墟 186

北京草原 196

西省暗杀考

第一章

依斯儿拧了一把，两手就粘在一搭。他累得不行。头皮上接了些夜里的风尘，刺得丝丝地疼。抹了一把，头皮上也粘粘地沾满血。依斯儿吐了一日，满嘴甜咸。再拧拧，布衫上膘胶一般的粘物，重重地又淌下来。

依斯儿抬眼望给。金积的残夜黑得远。只有过两声铁碰铁的丁当响动，再凝神望过去又听不见了。

依斯儿摸摸腰，刮香牛皮匠人打下的刮刀，还别在裤带上。可不敢碰出铁响，依斯儿想着一把甩了那件滑腻腻的血布衫。

“拾上。”

黑夜里有人喝了一声。

依斯儿浑身一个电麻，顿刻脸上有一道裂口子开了痂。没有响声的夜风凉凉地进了那裂口。依斯儿一头悄悄地摸索腰里的刮刀，一头感觉到脸上的裂口里，血液正给这冬天的夜风冻住。

“说的是个你。把那拾上。”

他辨出了那搭一溜肩蹲着的几个人影。黑地里一排像是三个。不知哪一个说着话。

伊斯儿猛地抽出刀来。牛皮刮刀是盐茶一支反叛的家具，伊斯儿想借家乡的杀气压住这些黑影子的阴森。

“那刀不慌，”又放出粗粗的嗓音来了。刀把子粘得，伊斯儿攥不住它，直想脱手。一刹间伊斯儿突然两眼冒出泪来，一阵地想哭。

“那血衣裳，拾上。”黑影子摇晃了，立了起来。伊斯儿急地挣着握紧刀，一把抓起了刚甩了的布衫。黑影晃动着，一共是三个。金积大地上黑洞洞的，一抹平展展的黑。杀声不知啥时早熄了，偶然念头转到那杀声，像一个梦。黑夜使着劲，往地上伏，显得三条黑影像山，往上拔升。伊斯儿握着牛皮刮刀，拼着性命立直，心里却想随着黑暗，往地里伏下。

那三条黑影走了，踏着低伏的黑暗。伊斯儿慌忙相跟上，不知为了甚。黑暗的大平原平坦得奇妙，走着让人一心觉得太平展了。而且粘粘滑滑，满满浮着一层血。伊斯儿大步走着，跟定了那三个人。他怕绊在埋贴（尸首）上，更怕绊给卡废勒（敌人）的尸首。可是没绊上。满满一平滩都浮着血，粘粘的可是绊不上东西，伊斯儿觉得自家才十六岁，吓得早不知道害怕了，他只有紧跟上前头三个黑影。

这是同治十年正月十三的残夜，盐茶的十六岁娃娃伊斯儿就这么个，走离了金积平原的战场。次一日天明以后，官军奉了左屠夫的令办清理，健锐营掂着鬼头刀，火器营端着筒子枪，把那天红浸浸的平原上见的活人都灭了。多是开火打一个洞，再使刀割了头销差。有人说，金积的地里红颜色红了一年，直至次年庄稼起来，才褪了那吓人的颜色。走脱的人还是不少，但那是机密。当时伊斯儿跟着三个黑影走出来时，他们再没看见一个人。钻出官营的壕沟时（——这壕沟就是后来官营公社机砖厂的地点），他们四个人都认定：只自己四个人才承蒙了养主的活命口唤（旨意及使命）。

事情是在一棵杨定下的。

在一棵杨这样隐秘的地点，家眷都换了汉民的装束。伊斯儿望着那些女人时，心里觉着解不开的疑问。师傅的脸从那时开始，就像套了个模子，一直没见绽个皱纹，显个哭笑。师傅的女子才碎碎年纪，也一样戴着脸膜，不言不笑，看不见脸上有过肉筋活动。喊叫水的马夫接来的家眷是个推磨女人，她一天地磨面。有时把树叶叶晒干，树皮皮晒干也磨进去。竹笔满拉（满拉：经堂学生）的妇人不一样：性情好，知道笑。这么着脱出金积的一共是四个男人，各自家乡庄子里引来的是三个女人，还有一条狗。一棵杨散住着小二十户，有回有汉，伊斯儿猜想那些就是汉民的人怕也藏着机密。

都刨开结了板壳的土，散漫种了些庄稼。

一户搭了一个屋。伊斯儿人碎小，搭屋没心肠，师傅叫他自己屋里住下。

次一年，庄稼稀稀落落，打了些粮食。

一棵杨的小庄落里，家家门前堆了个小庄稼垛。太阳没时，炊烟冷冷地升起，弥漫了一棵杨的梢条。静静地，四野再没个声响。天再黑些，低矮的泥屋门窗便映出了柴火的红光。没有灯油，等灶里红熄灭了，庄子就睡进了黑暗。那条狗从来不叫，虽然它是马夫从喊叫水的老庄子引来的，可从来不吠一声。

等黑夜捱到虎夫坦（晚间礼拜）时分，伊斯儿家里就潜进了喊叫马夫和竹笔老满拉。这时师傅的独女儿避出门去。四个男人跪下，默不作声地念五段《默罕麦斯》（赞美诗）。不敢高念，金积大地给官家屠了，明张的赞诗只能默诵。师傅口唤说，不能出声，但要张开嘴，做出高声赞诵的口形。

隐蔽的礼拜完了，喊叫马夫和竹笔老满拉又悄悄蹑出去。他俩走黑路都没有音声。伊斯儿只望见他们的黑影，可从没听见哪怕是碰歪一根草秸的动静。

一年满了，日子静得比死还静。机密也藏得比死还严。

一年转过的正月十三日，师傅在干完了悼念亡人的事后，交付了事情。

这一个尔麦里（尔麦里：功修，悼念），后来人们忘了么，是十年那场血腥以后，开创的第一回尔麦里。后来百年已度尽了，正月十三的尔麦里已经快成了农人的习惯，娃娃们趁热闹吃嘴的机会。正月十三一到了，不用猜少说九省地界那么宽的地方，处处都宰个甚，念一场。最大的听说有宰九个牛两个骆驼的大尔麦里，换水净身的人千千万万，把偌大一片几个庄子里的井都淘干了。

而这一个尔麦里，推磨妇人和竹笔老满拉的笑脸妇人只寻上了半碗油。可怜没有只鸡；喊叫水马夫山里野荒里转悠了三天，捉回个尕拉鸡子。师傅使绳拴了，独女子使净水喂，吃人吃的饭，拴了一个月整。拴鸡那天伊斯儿记得真，是主麻日（星期五的聚礼），天上阴了，厚厚的灰铅云。

十三这一天，清晨起来就见出不寻常。天还没破开，漆黑着就感得到灰云压得太重了。亮了，看见那云沉得移不动。伊斯儿为着尔麦里上用的鸡，寻出牛皮刮刀磨。一阵工夫心里堵了上来，而灰沉沉的云坠得挨了地，憋得喘不上气。伊斯儿磨刀只使一块摔成两瓣的石蛋子片，师傅的独女子使汤瓶（专为宗教洗沐用的水器）端着水，给他浇上些润石头。

喘不来呢。

对着呢，这天阴了一个月。

伊斯儿吐了一口气，举起牛皮刮刀。刀刃上隐约有一抹寒亮，也是天阴的过，刃口总像打磨不出。盐茶地方自乾隆四十六年过后，为着报仇专门打制这种刮刀。官家查问了，说给一句走西口，刮香牛皮。刀比寻常的刮刀长些，上了阵一个虎跳就近了官军的身。通常的人都爱近身，这个解数治得下火器营。等筒子枪调不过来的时节，刮刀就捅进了卡德勒的黑心。伊斯儿可没有那般英雄，随着父亲兄弟上阵时才十六，他只吓得失了神乱转。那么凶残恶煞的仗，他只是慌慌张张地乱转跑。不知怎么挨了人家的刀枪染红了布衫，也不知怎地让血锈渍了手里的刮刀。想到这一层伊斯儿自叹自怨，心里茫茫地，觉得自家实在是废物，干罪能成，功干没有。想着想着他又堵得

心慌，又一次端起刀瞄瞄压下来的乌云。

咋不下给呢？独女子悄声自语。

伊斯儿又望望天。

阴给一个月了，女子又说。

是一个月，伊斯儿说。

堵心的，女子说。

刚巧一个月整，伊斯儿又磨开刀了，我记得真，腊月里阴天那个主麻里阴给的。

真格，女子赞同道。

伊斯儿磨好刮刀，去寻竹笔老满拉。他也轻提柔踏，想走个无声。经了两个家院，到了竹笔老满拉门子前。静一静，四里无人。进了草荆条子围墙，再四下一望，原野上只有萧杀冬景，沉重的铅云落得更厚了。这个冬天里，从来都是远近不见一个人。

伊斯儿心安了些。他烦恼自家，不知为甚总是心慌慌的，有人怕，无人也怕。伊斯儿走近场院中的柴草垛，使了机密的暗号。

草垛里回给了暗号。

伊斯儿闪身钻进草垛。草垛里其实有一座屋，搭成圆圆的，只容下一人独坐。这搭是竹笔老满拉办功的地场。透过伪装的柴草，透进天上的亮光。伊斯儿挤进来，密屋里两个人就碰了鼻子。伊斯儿受不了这么贴近一个人，就使劲往背后挤，想挤进草里蹲下。竹笔老满拉狠狠瞪他一眼，嗔他要弄翻了柴草垛。伊斯儿无奈，试试站。头戳进深深的草棵，还躲不开满拉的胡子。伊斯儿慌了，他一心慌就怕开了，怕竹笔老满拉。他费劲地从袖子里掏出刀，想递给老满拉快走开。

竹笔老满拉不接。刮刀险险地，好像伊斯儿正使刀顶着满拉，伊斯儿喘不过气了。

老满拉满面神诡地望望他，不接那刀。

竹笔老满拉是陕西人，原本是白大帅的账房。十八大营蹲在董

志塬的时节，白大帅打发老满拉走了金积。后来一直到城破了，人绝了，老满拉也没再去随白大帅闯新疆。

老满拉敬佩师傅。他经常对师傅行跪礼。伊斯儿听老满拉说，金积大战时他就知道，他吹嘘他知道跟定了师傅没有错。宽展几县的平野上一仗下来，亡人怕要数几万，可是他知道随着师傅就没有事情。伊斯儿总是怕这个陕西人。他觉得老满拉身上有股鬼气，阴沉沉闪着怖人又魔症的光，像一种铁。伊斯儿问，没有事情？还不是挨了两枪！老满拉用竹笔敲着胸脯上的红亮疤，敲得叭叭地脆响，那两块伤随着敲打涨了血色，红鲜鲜地像要裂开。咋？你把这个也解不下？！老满拉怪声叫道。这是暗记，儿娃子！不是来这两个牌子，师傅跟前能把我放进来么，你个毬娃。说罢又敲他那两块红牌牌。伊斯儿见着心里发怵。自家身上脸上，官军也给了些个刀口，咋就不能这么敲敲就红涨一下呢。他总是躲这陕西老汉。

送刀来了，你接下吵。伊斯儿说。

竹笔老满拉摇摇头。

今日宰牲，不是我的事。

你不宰？

毬娃子，今日是什么日子也忘给了么？这一个尔麦里不敢轻慢，你去讨师傅的口唤吧。先换个水。

伊斯儿好歹听见回话，赶忙地钻出了那草垛子。铅云压着大地，四野里还是没有一丝音响一个影子。这时连伊斯儿这样的笨人也感觉到了这个尔麦里日子里，怕有事情。推开草垛的假门，钻出来。竹笔老满拉的妇人，笑眯眯怪喜庆地盯着他。伊斯儿心中更怵，笑给也能成，咋就那么喜庆呢。妇人手里端一碗洋芋散饭，正朝那柴草垛送，撞见伊斯儿便要他吃。伊斯儿心烦了，尔麦里下来就能把煮得香香的鸡肉抓上，咋逼人吃那菜叶一半洋芋皮皮一半的散饭呢。

返回家，果真，师傅默默不言地接了刀，把尕拉鸡宰了。闻见铁锅边冒出的水汽里有了肉香，伊斯儿心慌得耐不住，急躁躁又跑出

来看天。天不再动静，流铅般的灰云已经定住，凝死结成砣了，远远金积方向的冬野上，草梢脆硬地挺着矛刺，不颤一颤。地平的万物都卧死不动，和伊斯儿一搭狠心等着。

伊斯儿心猿意马，一刻一分地捱着时辰，这时喊叫水的马夫寻见了，悄声叫他去换大水。伊斯儿乖乖地跟上喊叫水马夫，奇怪怎么这个熊般壮大的汉子也知轻功，瞧他走路也是无音响无动静。进了喊叫水马夫的院，见那瘦女人正抱着磨棍推磨。伊斯儿瞥了一眼磨盘心里一惊：喊叫水的女人推的是空磨，何止粮食，连树皮枯根也没有一星星。女人并没有抬头，只低声说了句：水能成了，就依旧干她推空磨的功课。伊斯儿满心疑团，开天辟地头一次，他悟出自己年纪小了。他知道虽说住在师傅家里，可师傅门内的事情，他识得浅。喊叫水马夫引他进了屋，汤瓶家什都预备好了。

伊斯儿举意了。一刹间他迟疑了一下。种种显迹都等着，铁桶合围地来了，这个念不敢举得散漫。他对喊叫水马夫说，你先洗，我静给一阵。喊叫水的马夫就举意了。

喊叫水的马夫是一条霸王大汉，生着同心东山里那种枣红脸，黑浓的眉毛翻翘着，赛过常人的胡子。两颗眼珠子像牛，两条腿子像熊，最恶的还是两条胳膊：伊斯儿看见那两条臂，就觉得老虎伸过爪子来掏心。喊叫水马夫掏出帽子，帽子是前一年染了血的礼拜帽。马夫戴上血帽子举意，伊斯儿见他两臂上的密密麻麻的刀枪伤洞变了色，一刻刻地，那些数不清的紫疤黑疤，突然都苏醒一般，活泼泼地鲜亮了。伊斯儿吓得气闭了一大阵。想到师傅门里，人人都有这么多机密，而自家却傻得活像一个卡废勒，心里的慌乱变成了恐怖。

马夫净下回来，摘下血帽子藏起。伊斯儿痴呆呆盯着他，看水珠在那老虎胳膊上滚下溅破。马夫大声哧哧喘着，一个水洗得快畅。伊斯儿突然发觉，喊叫水马夫眼睛下垂，沉甸甸挂挂两颗大泪珠。他正惊异，马夫喇地抹头，满头满脸的水珠密密流下，隐藏了那两颗男儿泪。伊斯儿心里猛地热了，他忽地跳将起来，抓起另一个汤瓶。伊斯儿也掏出自家的血帽子，血浆干巴的号帽皱皱地，像糊的个红纸帽。

他戴上号帽，开始屏神。意念刚至，去年正月十三的大血战已然显现在眼前。阿大疼着哼着，在他眼里血糊糊睡翻了。老哥头给砍飞了，直愣身架还为他挡给了几火枪，再也硬硬地睡翻了。伊斯儿哇地嚎啕起来，同时作了大净的尊贵举意。

师傅从尔麦里一开始，脸上的神情就一丝不变。伊斯儿盯得紧：他知道师傅在这个贵重的尔麦里中，从开始至此刻，没有过一次的眨眼。师傅跪在地上，面对着冬日的旷野，不眨的眼盯着金积的方向。

直到那时，伊斯尔也没感觉。师傅事先没露一字，也不知道他要交付那桩事情。师傅一日里没有答理伊斯儿，只是伊斯儿换了水来到时，师傅问了一句：为其发的这怒气？

官家，伊斯儿回答时气汹汹地。

师傅又问：伊斯儿，你气大时，一直就这么个脸色青白么？从不气个脸红么？

伊斯儿解不下师傅突然的发问。

此刻，四个男子都跪正了。

师傅静了半晌，说话了：

“都换上。”

三个男子换上血衣。伊斯儿闻不惯自家的血。血布衫硬皱皱地割着皮肉，他跪不踏实。一股隐了的甜腥终于升起，久久熏着两只干焦鼻洞。天色阴得凶险，胸口堵闷得快忍不住了。伊斯儿此刻是强压着，他受不住，自来了阳世头一遭，伊斯儿觉得周身血在烧，筋要爆。

“摆在前头吧。”

师傅又低语一声，于是，伊斯儿抽出了牛皮刮刀，老满拉放下一支硬硬的竹笔。喊叫水的马夫摸了一阵，把一个黑粗粗的斧子头摆在地上。那斧连个木把子也没有，伊斯儿头一遭见上马夫这家具。木把子，伊斯儿心猜，怕在金积断掉了吧。

四个男子当心，只剩下寂静。

师傅也换了血衣。伊斯儿压着心惊，不敢多看那件衣裳：师傅穿上的这件，血是鲜的。伊斯儿不信隔了一年后人血还有新鲜的，地上连血流的河也干哩，三个人穿的连血色也褪哩，咋能这么个。伊斯儿怕又是机密，怕胡思乱想招了伤灾，就不敢想。

贵大的尔麦里，念开了。

只这一次是高念。伊斯儿想，怕从这一日开了端，以后邦达（邦达：清晨礼拜）下来的即克勒（即克勒：特殊的念词），虎夫坦下来的《默罕麦斯》，怕都该高声大念了吧。伊斯儿开始在师傅对面，后来跪在师傅边上，在圈子下首。颂扬响亮了，人渐渐陶醉。伊斯儿终于止住了神经的窜逃，他开始乘上节拍调子，念得进入了感激。两眼世界中世界只是一个，师傅的身躯。伊斯儿注视久了，两眼不再酸累，眼皮久久不眨。伊斯儿渐渐心里发亮，他开始在念“俩依俩罕”的时分，把清洁的寒气吸进，注入自家头上的伤疤里。念下一句“印安拉乎”时，再送那气进两手十指。伊斯儿心头顶热了，头上的旧伤此时火烫。他迷离瞟见师傅，觉得只看见红霞片片落在师傅身上。

结束了。尔麦里已经全美。

师傅摊开两掌，开始接都哇尔（都哇尔：求乞，祷愿）。喊叫水的马夫、竹笔老满拉、伊斯儿，连隔着荆条子墙跪着的三个女人，也都向前伸开两掌。激烈痴狂的念赞之后，圈子里外突然又静了。天上的铅云像突然系了无影的线，突然半空坚定。静静的。好长的一个都哇尔呐。

师傅静如一片红褐的石崖。

伊斯儿看着他，红石愈发地红艳了。伊斯儿看见了，但心里没有思想。伊斯儿觉得这一阵自家另换了个别人，跪着的两腿间，挤鼓出粗壮的腱肉，平摊开的两手，仿佛承托着一座黄土崩。清廉的尔麦里，机密的尔麦里，他把这感慨也化了意念，专心等着都哇尔的灵验。

师傅依旧，长长的都哇尔不完。

心里明敞大亮，伊斯儿觉得，连心里对左屠夫的仇怨，连心里对